

自選章節

之一 · 夢境。

「下雪並不是全然寂靜無聲的哦。雪花飄落的時候，神靈們會隱身在神山的角落，輕輕歌唱。」說話的老人嚙語般的聲調，聽來遙遠悠長。夕陽餘暉下，老人蹲坐在地上的影子瘦骨嶙峋，額頭依稀可見一個手掌大小的暗紅疤痕，簡潔的輪廓一如夏天開滿羌塘草原的格桑花。

多吉老爺抬頭看著身形佝僂的老人，背拱得像駱駝的肉峰，沒了門牙的乾癟皺唇，比野豬的硬毛更粗糙。臉上年輪般的刻痕，交錯縱橫地仿若一隻老象皸裂的皮膚，滿佈栩栩如生的乾枯；彷彿從來沒有年輕過，也朽老得不可能再變得更老。

雪山的暗影不停吞食太陽，原本緊緊黏在多吉老爺腳下的陰影，很快地變成籠罩四周的布幕，緋黑如墨。老人蠕動的嘴唇，持續地流出朦朧的語句，「記得閉上眼睛，你會聽到羊的交談、牛犢的嬉鬧和狼的腳步聲。」他仰起頭，張開臂膀，突然一陣冷列的山風，獵獵拂過銀白細雪灑遍的草原。

「你知道嗎？我們生活在比沙漠的沙粒還更多的神話裡。」老人伸長右臂靠近多吉老爺，指尖幾乎觸及他的額頭。多吉老爺感到一股細微的暖熱，自頭頂往下滲透到胸口，那感覺和每日晨起後，浸盈在天光裡喝著酥油茶的當下，一樣舒服。

「每逢滿月，當隱居草原深處的烏鴉群，從月光聚集的山坳處振翅起飛時，高地村的入口便會在地平線的另一端，悄然浮現；那是一個想要追尋自由的人，能夠憑藉希望步行抵達的地方。」語音剛落，老人忽然垂直往上飛昇，加入細節的描述？

遁入沒有盡頭的夜空，他身上的黑色獸皮長袍，霎時被晦暗的風喚醒，發出低吼的呢喃，呼呼聲不斷。

多吉老爺認出了他。

「波波拉，等等我。」多吉老爺用盡全身力量大喊，一邊叫喚老人，一邊試圖伸手抓住那道翻飛如蝶翅的暗紅疤痕。

「不要走，波波拉。」無論多吉老爺如何奮力狂奔，老人始終和他保持著一座貢嘎湖寬度的距離，臉上同時掛著一抹欲言又止的微笑，從空中低頭俯瞰著荒僻雪原上的一切。

多吉老爺轉頭瞥見湖裡的孤單倒影，他發現自己相貌稚幼，身形矮小，衣襟上油漬點點，滿頭亂髮糾結成團，雙頰呈現高原牧童常見的緋紅。

「原來我只不過是個小孩。」，多吉老爺心想。

漂浮的波波拉並沒有從眼前消失，但也無法靠近半分。多吉老爺不知道自己這樣跑了多久，就在將要精疲力盡之際，一道疾光從蒼穹上方，穿破雲層閃現，不偏不倚地刺進他的右眼。來不及掩目避光，劇烈的疼痛感已使淚水倏然汨汨溢

出眼眶。

遠處狼嚎連綿不絕，聲音由四面八方往多吉老爺所在處聚攏，像被點燃的烽火，徘徊在崇山峻嶺間，聽在他的耳裡，猶如絕望的吶喊。「哭什麼？你們哭什麼？」他對著看不見的狼群，一遍又一遍地大吼著，語音沙啞哽咽。

狼群沒有理會他的挑釁，持續嚎嘯，此起彼落。

他頹然癱軟在地，雙手摀著臉，終於嗚咽地哭泣起來。剛開始還壓抑地抽抽噎噎，到後來忍不住乾脆放聲號啕大哭。幾隻犛牛不知何時出現，緩緩地從他身旁經過，粗壯的腳蹄踩踏積雪時，發出沙沙聲響，像時間的流沙規律地滴落在人們祝禱時，手中飛旋的轉經筒裡。

草原上的牧民，通常藉由眺望星星眨眼的次數來計算在人世間的歲月。最適合在山上草場放牧的時節是夏天，一望無際的天空，經常綴滿無窮無盡的繁星，如緞帶上的晶亮寶石。

多吉老爺一直對仰望星空懷抱某種神秘的嚮往。他特別喜歡抱著波波拉盤坐在岩石上的大腿，不停纏問關於時間的問題。

「波波拉，多吉今年幾歲？」

「五歲呀。」

「那波波拉幾歲？」

「波波拉和這串念珠一樣，上面有幾顆佛珠，就代表我有幾歲哦。」

不厭其煩回答問題的波波拉，會笑吟吟地將手中鎮日揉搓的那串黑木色的佛珠，放在多吉老爺的手裡。念珠溫潤沈鬱的黑，和因撿拾犛牛乾糞而髒污的手掌比起來，毫不遜色。

不識字的波波拉教過多吉老爺，「須臾」代表時間很短暫的意思。

自從他知道那串念珠代表波波拉生命的長度後，多吉老爺只要一有機會，便會央求波波拉把念珠借給他；他想好好數一數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……。按照次序數數，讓多吉老爺感到安心。知道喊出的每個數字，接下去都會有另一個數字等待著被唱名，這種規律的秩序，對他而言，有的時候像搖籃曲的節奏，具有撫慰心靈的效果，但更重要的，那是一件在草原上生活時，少數和祈禱一樣能夠掌控在自己手裡的事。

為了幫助多吉老爺弄清楚歲月的形狀，波波拉後來便把那串佛珠送給他。雖然他總是數不完念珠有幾顆，但他一點都不擔心，因為不管數到多少，接下來都會有另一個數字命定的依序排隊；知道熟悉的東西會一直存在，令他無比平靜。

從那時起，多吉老爺便深信，時間就是山神從天上撒下的星星念珠。

此刻，波波拉正在空中飄飛，似乎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。多吉老爺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隔著一座貢嘎湖距離的關係，波波拉的面孔開始逐漸模糊。他不由得覺得心慌，眼淚於是更停不下來，簌簌從臉上抖落雪地，滴滴答答的，讓他想起波波拉那雙枯枝般的手，撥弄念珠時的輕柔。

波波拉用雙手理了理黑色獸袍飛舞的衣襬，輕輕地嘆了口氣。

「為什麼哭呢？」波波拉遙遠的聲音，因為風的干擾而顯得斷斷續續。

「波波拉，我沒有哭。那不是我！」

「可是，這裡只有你在流淚。」

「真的不是我，波波拉。我沒有說謊。」

「不是你，那會是誰呢？」

「是狼。牠們一直都在，波波拉你聽，到處都是牠們……」

「那雪地上的小窟窿是什麼？」

多吉老爺低下頭，看見身旁周遭一個一個，被滴落的眼淚融蝕的小小坑洞，一時無語。自己竟然流了這麼多淚水嗎？不可能吧。

他忍不住懷疑。

多吉老爺想要抬頭和在上空盤旋的波波拉解釋，那些坑洞並不足以證明他在哭泣。他的確流了眼淚，但那是因為天上突如其來出現的一道光，像針一樣扎進眼睛的緣故。

分明是狼群在號哭，波波拉。多吉老爺想這樣說。他只是流淚，他沒有哭泣。然而，看著五官線條越來越不清楚的波波拉，他不確定，波波拉的聲音從哪個方向飄來。多吉老爺什麼辯解都說不出口。

「我畢竟是個小孩子而已。」他在心裡安慰自己，「如果還沒有長大的話，什麼都做不了吧？」

為了確認，他又看了看湖裡自己的倒影，「對啊，我只是個孩子。」他似乎比較放心了些，於是後來更試著自我催眠，「而且，那只是個長得像波波拉的老人，並不一定是波波拉啊。」這麼一想，多吉老爺開始覺得，老人會不會其實根本就不是波波拉；或者，他只要不把他當成波波拉，誰也不會發現。

一個沒有臉孔的人，可以被指認成任何人。

念頭剛起，多吉老爺脖子上掛著的那無串波波拉給他的佛珠，無預警地斷裂，一顆一顆從他身上嘩啦嘩啦地滾落，深陷在雪地裡的小窟窿中。

但他沒有伸手去撿，而是站起身，擦了擦眼淚，面向終於走出陰暗山谷，現身遠處的狼群大喊：「哭什麼？你們哭什麼？」

原本嚎吼的狼群，忽然全體靜默。

的確有那麼一瞬間，他以為自己馴服了恐懼，卻在下一刻看見一隻，體型超過普通野狼五倍之多的龐碩巨狼，毛髮豐盈如雄獅，四肢強健如犛牛，凜然從狼群中走出，定睛凝視著臉上淚痕未乾的多吉老爺。

牠姿態倨傲，目光如炬。

多吉老爺霎時感到背脊寒毛直豎。原本刺進他眼裡的那道光，在他身體逆變成為一股疼痛的電流，隨著自我懷疑奔竄在體內的五臟六腑。他控制不了地全身顫抖著，右眼眼角流出紅色的體液，聞起來竟帶著一股腐朽的花香。

「若狼來了，不要怕，想像你有烏鴉的翅膀，就可以飛出去。」漂浮的老人在暗影浮動的彼岸悠悠說著。多吉老爺突然覺得老人的臉，看起來像自己。

他拉長的影子越飛越遠，最後消失在黑暗裡。同時，天空緩緩地飄下了一片片厚重的雪花，每一片都像一塊岩石般，重重擊打這片積雪蔓延的荒原。

「下雪時，並不是全然寂靜無聲的。」波波拉的聲音環繞著多吉老爺，兀自未歇。花朵般豔紅的鮮血，一點一點地浸染了他的衣服；他發現自己不是流淚，而是哭泣。

細細的哭聲像絲線，一寸一寸將他拉向渾沌的邊陲。

極冷，大雪紛飛，眼睛異常疼痛，什麼都看不見。